

# 藝術展覽「+ve/-ve」體現逆境求存 本地藝術家作品傳遞不倒翁精神

展覽「+ve/-ve」現場。



藝術家施德燕。

「我會把自己嚮往的東西創作出來。」曾經在北京與一個不倒翁擦肩而過的施德燕，後來利用自己過去學習設計和視覺藝術的優勢，創作出屬於自己的「玫瑰不倒翁」，並成立品牌 Beebipace，在多年前已經為香港埋下了正能量的伏線。因此，在疫情期間施德燕帶來了畫作《Keep Calm, 2020》尤其有感染力，不但能夠勉勵身邊人，紅色為底色的不倒翁，也為城市添生氣，一掃沉寂的氛圍。「當我的作品出來以後才發現引起很多觀賞者的共鳴，原來我們單純、用心的創作，能量是能相通的。」施德燕提到自己的作品很受女生歡迎，甚至會有女生前來跟她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原來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施德燕說。

作品中，有幾個明亮的大眼睛、頭上頂着一朵玫瑰、身穿紅色波點套裝的不倒翁漂浮於藍天白雲中，這次不一樣的是他們臉上都戴着一個口罩。畫中站在最中間的，是藝術家自己，而旁邊則代表一同面對困難的親友，畫中散發一種凝聚力。根據描述，天空代表自由、發亮的眼睛代表樂觀的心境，施德燕喜歡將角色重複呈現，因為她希望觀賞者能夠從這個模式中聚焦於不倒翁所帶出來的信息。「小時候我總是疑惑這個公仔為什麼可以不跌呢？又總聽人說『邊度跌親，邊度企起身』，長大以後驚覺它意味深長。」施德燕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不倒翁，只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都能靠著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 《Keep Calm, 2020》有感染力

紅色為主題的作品為城市一掃沉寂氛圍。

香港人從第二波疫情中稍為歇了會兒，未料到疫情又再次迎來了高峰。充滿焦慮感和未知數的生活，大概早已讓香港，甚至全世界的人感到疲勞和厭倦。到底在逆境中的我們應該如何自處、尋回一個適當的出口呢？良心商人推出抗疫用品來幫助市民對抗病魔，而一眾本地藝術家則利用自己的創作，來給人們一次心靈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政楠

靈感源於新冠肺炎、受到疫情所啟發的藝術展覽「+ve/-ve」由新藝潮舉辦，共帶來了四十位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原訂於7月31日在觀塘SML大廈二樓舉行，但鑑於疫情嚴峻，展覽將於8月4日先在網上推出虛擬展，亦會在新藝潮網站同步展出。而實體展覽則會隨即在限聚令放寬以後按原計劃對外開放，讓大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時候，無間斷與藝術零距離接觸。疫情給港人前所未有的衝擊，帶來許多未知數，藝術家們利用這個契機，任由生活的正面(+ve)與負面(-ve)互相碰撞，讓它們於作品中擦出美麗的火花。其中攝影師 Kasper Forest 的作品：《The Ghost City - The Beginning of After Life, 2020》以及藝術家施德燕的《Keep Calm, 2020》帶來了截然不同的藝術手法與呈現方式，卻擁有共同的信念和情感，一同表達出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愛與關懷。



《The Ghost City - The Beginning of After Life, 2020》系列作品。

攝影師 Kasper Forest 與其中一幅作品。

## 紙紮情侶帶領情感的足跡

「婆婆在我讀藝術的時候離世，當時有一種愛不懂得怎樣表達。」施德燕憶述自己從前並沒有喜歡紅色，但當外婆去世之後，她摺了很多絲帶玫瑰花，過程中她了解到玫瑰給人的啟示和意義，亦從此在作品中加上玫瑰來代表每個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燦爛，我們最終都可以很美麗。」她用玫瑰來紀念畢生默默耕耘的婆婆，也用來歌頌每一個值得去欣賞的生命。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施德燕明白到紅色其實有多重的意義，它可以是危險的警告、是快樂、愛、喜慶和熱情，慢慢就從自己的作品中愛上了紅色和玫瑰花，也希望用這些元素來頌揚生命以及給人帶來祝福。

「作品其實已經構思了好幾年，當疫情來臨，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因

為大家跟『死亡』的距離都前所未有的接近。」風格一轉，攝影師 Kasper Forest 帶來了攝影作品《The Ghost City》，以傳統殯儀葬禮用的紙紮情侶作為角色和藝術符號，放在香港的鬧市拍出一系列的作品。Kasper 憶述作品是在第二波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拍攝，他刻意躲開了香港新的地標，通過一對紙紮情侶的足跡尋回逐漸褪色的地方，照片中觀賞者能夠深切感受到舊日香港的情懷。Kasper 利用偏綠色的膠卷拍攝出他個人唯一輯彩色照片作為一個載體，照片曬出介乎舒服與詭異之間的色彩，來代表在這個時代裏面的香港，象徵某種意義上的「死亡」，讓我們在面對疫情帶來的恐懼的同時亦反思香港傳統文化對我們的意義。



藝術家李震儀作品《Study of Spaces and System V, 2020》。



藝術家張展恒作品《病毒球計劃：黑白實驗，2020》。



藝術家陳育強作品《那一顆紅樹》。



藝術家鍾大富作品《避疫獨處》。

## 愛在「死亡」逼近前

Kasper 的母親是一名文化導賞員，他笑言母親平日喜歡借鬼故來講都市發展。Kasper 從母親口中得知民間的一個說法：人死了以後要去一個自己很掛念的地方，到達了、把心願了了，就可以往下一個世界去。但要是回不去那些地方，就會變成遊魂野鬼、無主孤魂。顯然因為城市化令香港大部分建築都被拆毀，比如是 Kasper 記憶中灣仔的舊式酒樓、玩具街、唐樓等，都變成了新的酒店、酒吧或者其他場所。「其實你和我某程度上都是遊魂野鬼。我們沒有能力保留香港的一些地方，失去的時候只有悼念。」Kasper 對於香港上世紀的建築、地標、文化等有着深厚的感情，眼看它們逐漸消逝，Kasper 就將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情感投射到作品當中。其中一張照片觀賞者能看見一對紙紮情侶面向維港的背影，它彷彿刻畫了大部分香港人的此刻因為各種「失去」而變得迷茫的心境，未能預知的未來以及疫情帶來的恐懼都在作品中產生了一種焦慮感。

「疫情只是一個爆發點。」Kasper 坦言這些情緒一直都壓抑在各人的心底，包括他自己。他認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破裂、某些行業的消失等問題都在時代轉移之時早已殘存，只是我們大部分時候都選擇忽略。「香港還是讀書時候所提到的『東方之珠』嗎？或者像旅發局廣告所形容的『動感之都』嗎？」Kasper 盼觀賞者通過作品能夠作出深思，在時代巨輪慢慢吞噬我們的認知、傳統文化步向「死亡」之前，Kasper 期望我們能對這個城市多珍惜，並愛得及時。



藝術家朱潔儀作品《融晴，2020》。

# 梵高逝世 130 周年 疫下探訪大師長眠之地

## 青年廣場 回鄉路上感慨多

中新社法國電 在享譽全球的荷蘭繪畫大師文森特·梵高逝世 130 周年之際，中新社記者前往梵高的長眠之地、法國北部小城鎮瓦茲河畔歐韋 (Auvers-Sur-Oise) 探訪。

與 130 年前梵高生活的時代相比，這座質樸而寧靜的小城鎮並沒有發生太多變化。一條大街橫貫東西，主要建築物分布在大街兩側。城鎮北面依然是大片麥田和玉米地。從巴黎來的很多人都選擇乘坐火車，只有慢車在此地停靠。

梵高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就是在這座小城鎮中度過的，這裏的教堂、市政廳、農田等風光都一一被梵高畫進他最後的作品中，到處都留下了梵高的足跡。把這裏形容為「梵高之城」也並不為過。

梵高之墓在當地公墓中的位置並不起眼，他與弟弟提奧、梵高葬在一起。兩人的墓地方各有一簇盛開的向日葵，格外引人注目。梵高之墓極其簡樸，很小的墓碑上篆刻着「文森特·梵高在此地長眠」(Ici repose Vincent Van Gogh) 及他的生卒年份「1853-1890」。

梵高去世於 1890 年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就在這裏安葬。關於梵高的死因，一直有不同的說法。由於當時並沒有目擊者，因此導致他去世的槍擊過程依然撲朔迷離。大量梵高傳記在寫到梵高死時仍將其歸

結為自殺。

研究梵高生平的學者范德文 (Wouter van der Veen) 本周宣稱發現了梵高在槍傷致死之前創作的最後一幅油畫《樹根》的確切地點。畫作呈現了色彩鮮艷的樹幹、樹根和樹樁，相關地點應該就位於小城鎮中。荷蘭梵高博物館的專家也對這一發現表示了支持。

在法國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間，范德文在家中用空閒時間整理梵高相關的文件，通過一張當地舊明信片找到了靈感。

有人就此指出，梵高當時幾乎每天都從事繪畫創作，應該不會自殺，特別是在槍擊事件發生前還在對《樹根》進行創作。不過范德文認為，梵高的這幅畫作展現了「生與死的主題」，是「一種告別」。

被認為梵高用來自殺的那把左輪手槍去年在巴黎的一次拍賣會上拍出了 162,500 歐元的價格，它被譽為「藝術史上最著名的武器」。一枚生鏽的 7 毫米子彈在荷蘭的梵高博物館展出。

由於法國新冠肺炎疫情反彈跡象日益明顯，確診患者正重新增多，訪問梵高長眠之地的人也大幅減少。記者注意到，在梵高去世紀念日，本應舉行紀念活動，但現在只有很少的訪客，且大多數人來自法國，相



梵高與弟弟提奧、梵高葬在一起。兩人的墓地方各有一簇盛開的向日葵，格外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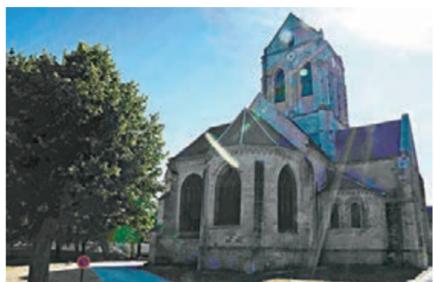
關紀念活動也未舉行。這對於梵高之墓的保護來說，或許是件好事，這裏每年據稱只能接納萬名訪客，而疫情前實際到訪者則數以十萬計。

小城鎮的拉烏客棧 (Auberge Ravoux)，是梵高最後生活和去世的地方，也大體保持了梵高時代的風貌。同樣由於疫情原因，拉烏客棧仍未恢復對外開放。拉烏客棧的公告說，今年的剩餘時間客棧也都將關閉。對於訪問當地的梵高愛好者來說，這是個遺憾。

在梵高之墓外，是一大片麥田。梵高 1890 年 7 月在這裏創作了油畫《麥田上的鴉群》，一個大指示牌標明了梵高創作的具體位置。130 年後現實中的景色和油畫上的呈現幾乎仍一模一樣，或可視作是後人對這位偉大畫家的致敬。

《麥田上的鴉群》被認為是梵高「最強大，最具激烈爭論的畫作之一」，專業人士已有相當多的解讀。畫家當時被精神疾病所困擾，因此這幅畫承載了他當時的心境。人們能够在麥田裏感受到畫家的精神狀態。

現在，廣袤的麥田似乎延伸到天際，幾名少女正在麥田裏拍照；幾名法國人徒步穿行在田間，探尋梵高的點滴印記。梵高雖已離世一個多世紀，他對真實生活的描繪依然存於人們心間。即便是在疫情期間，人們的生活仍在繼續前行。



拍攝梵高之墓附近的當地教堂。梵高 1890 年在這裏創作了油畫《奧維爾教堂》，該畫現存於巴黎奧賽博物館。



拉烏客棧 (Auberge Ravoux)，是梵高最後生活和去世的地方，目前大體保持了梵高時代的風貌。

和許多人一樣，由於生活所需，不得不常住城裏。可從小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內心深處，又怎能割捨對老家那份濃濃思念和縷縷牽掛。於是，每逢周末節假日，總是按捺不住歸心似箭的心情，踏上回鄉之路。

出城之後，汽車在寬闊光亮的柏油馬路上全速行駛。透過車窗，兩側的行道樹綠意蔥蘢、整齊劃一，像閱兵場上等待檢閱的列兵英姿颯爽、昂然挺立。

新修的公路，蜿蜒環繞於山頭之上。從性質上來說，只是一條普通的縣鄉公路，但以實際質量而論，又絲毫不亞於省際道路之標準。比起原來的路況，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不可相提並論同日而語。要想富，先修路。這條高標準道路，曾列為當年縣裏的重點民生工程之一。是當地政府為了更好發展經濟，解決農產品運輸難題而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

說起自己的駕駛技術，真慚愧得不敢恭維。儘管如此，可是在如此平坦舒適的路面上行車，不知不覺儀表上的數字竟然也會飆升至 100 左右。而之前，由於彎陡坡急，道路幾處事故多發點上，曾經釀成好多起交通事故。公路兩邊長滿了濃密茂盛的樹木，置身這綠意蔥蘢、花香鳥語的環境之中，自然神清氣爽感覺非常愜意。今昔對比，不禁讓人浮想聯翩、感慨萬千。新路從縣城一直通到鎮上，走起來既安全舒適，又節省時間，極大方便了人員出行和物資運輸。

記憶中，通往縣城那條又窄又小的沙鋪路，曾留下永遠揮之不去的深刻印象。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不堪。橫豎也不讓人省心，每次去城裏，感覺都像遭了一場大罪。交通工具也非常匱乏，每天僅有一兩趟班車，並且只是鎮上到縣上，村裏根本不通。除了距離鎮較近的幾個村子之外，其他人要坐車，不得不步行好長時間的山路，才能趕到公路等班車。不帶東西尚可，如果加上大包小包的行李，那就著實有點受不了。更糟的是，遇上雨雪天氣，那就更

是難上加難了。這時，如果有急事非要進城不可，就只能靠步行。

正當遐想之際，汽車拐過一個山頭。眼前一座小小的假山，上面「當地歡迎您」幾個行楷大字蒼勁有力格外醒目。讓人意想不到的，不久之前，這裏還是一塊長滿野草的荒涼之地，如今卻搖身一變，成了漂亮的公園。中間有兩座古典式涼亭，裏面有孩子在玩耍。旁邊立着幾頭牛雕惟妙惟肖，乍一看去，還真以為是幾頭真牛在那吃草嬉戲。花園裏面平整潤濕，種植的花草還未發芽，可顯而易見，用不了多久，這裏一定會鮮花盛開、綠草成茵。

不用說，經過一段時間疾駛之後，已經到了鎮上。

這裏地處山坡之上，儘管佔地並不多，建築也並不太多。但自打小時候，就是大人們趕集購物的場所，也是我們孩子們難得一去的地方。不過，那時的市場並未硬化，到了大熱天來車往，免不了塵土飛揚、臭氣熏天。到集散人歸的時候，更是狼藉一片、破敗不堪。最讓人頭疼的是廁所，如此人員密集的集市，只有角落裏一個小小的簡易公廁，別說進去之後無處落腳，就算只是稍微靠近，一股刺鼻的臊臭味就撲面而來，讓人噁心得直想嘔吐。如今，雖說總體格局大致未變，但四周全是漂亮的二層樓房，原來的空地全部硬化，並配備有專門的垃圾箱，硬化地面也是乾乾淨淨，沒有一點塵土。最值得一提的是，街道盡頭，矗立着一排整齊的平房，上面「扶貧車間」四個黑體紅字赫然在目，为了更好的開展扶貧工作，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打造的扶貧車間，專門吸納建檔立卡人員就業，幫助他們脫貧致富奔小康。

過了鎮上不久，從柏油路拐入硬化路，再行駛幾分鐘，就到了家裏。一路上的見聞，讓激動不已的心裏，久久難以平靜。不得不感慨萬千，黨和國家的扶貧政策，帶來的變化真是太多太多，永遠說不完道不盡！

作者：遼富紅